

# 台灣家庭的結構變遷與轉型需求

林勝義

## 一、前言

家庭是社會的核心，家庭變遷是社會的重要指標之一。

近四十年來，台灣地區經歷了快速的社會變遷，社會結構由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代表著一個相當典型的轉型期社會(society of transition)。(陳秉璋，一九八四)隨著社會的變遷和轉型，家庭結構可能產生若干變遷，並引出許多新的需求。

一般研究社會變遷，主要在探討變遷的根源、方向和後果等問題。(Moore, 1974)觀察最近十年來有關台灣家庭結構變遷的研究，大別有兩個方向：一種是側重家庭結構或家戶組成的變遷(賴澤涵和陳寬政，一九八五；陳寬政、涂肇慶和林益厚，一九八九；黃俊傑，一九九〇；齊

力，一九九〇)，另一是著重家庭結構和某類家

庭問題和政策(徐良熙和林忠正，一九八四、一九八九；詹火生，一九八九；張清富，一九九二)，而較少涉及家庭結構與各種需求的討論(伊慶春，一九八五)。因此，本文試以社會變遷的架構，採文獻分析法，根據上述學者的研究，佐以其它資料，進行綜合分析，藉以瞭解台灣家庭結構的變遷原因、變遷趨向和轉型需求。至於家庭功能的變遷、家庭型態的主流、非關家庭生活圓滿的福利需求等，則不在討論範圍。

## 二、變遷的原因

家庭結構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共同課題，比較公認的看法是台灣家庭結構的變遷與許多因素發生相互影響。其中主要因素包括：

(一)人口生態的變化：人口變遷是引發家庭結

構變遷的動因。賴澤涵等(一九八五)的研究指出，在台灣地區，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高低，影響父母與子女人數的對比，父母和兄弟的存亡是決定家戶組成的主要機轉。黃俊傑(一九九〇)的研究也指出，年齡和家庭人數都是與家庭型態變遷有關的變數，遷移也影響家庭型態，新莊市的核心家庭中，八〇·七%是遷移戶。可見出生率、死亡率和遷移率的變化都影響台灣家庭結構的變遷。

(二)都市化壓力的銳化：雖然工業化和都市化沒有必然的關係，但是工業化促使台灣地區的人口大量集中於都市則是一項事實，而住宅空間和生活費用更是都市化所帶來的壓力。陳寬政等(一九八九)的研究就指出，家戶組成會因戶長的居住偏好而異，而家戶同居則需要有足數成員使用的住宅空間。徐良熙等(一九八九)的研究把都市化作為工業化的代替變項，發現當社會變遷得越來越工業化，年輕人會感染現代化的思想和行為，他們也就會偏向主張或形成核心家庭。據此可知，台灣工業化和都市化所衍生的壓力是影響家庭結構變遷的因素。

(三)同注意願的轉化：一般人及社會學者大都相信，由於現代化的影響，越年輕的人越反對子女同住的生活方式。陳寬政等(一九八九)的研

究指出，同住意願的變化對於家戶組成的確有重大影響，當出生率及存活率都不變時，上下兩代同住的意願越低，則下一代的核心家戶戶長率越高。齊力（一九九〇）的研究則顯示，妻子對於新婚夫婦應與丈夫族人同住的比例逐年降低，一九七三佔五八·三六%，一九八〇佔三七·九五%，一九八六佔三〇·五〇%。這種變化意味著居住意願或實質居住安排行為之改變，影響台灣家庭結構的變遷。

此外，當然還有許多因素影響台灣家庭結構的變遷，譬如宗教信仰的變化（黃俊傑，一九九〇）、傳統孝道的存續（齊力，一九九〇），乃至家庭計畫政策的調整、兩岸婚姻條例的修訂等，也都是有待探討的影響因素。

### 三、變遷的趨向

家庭結構的變遷，通常是根據家庭成員和家長的關係而分辨出來的家庭型態。目前，社會學者和人類學者已經發展出一些角度，據以比較不同的家庭結構。（Smelser, 1989）以下擇要說明台灣家庭結構變遷的趨向：

（一）核心家庭逐漸增多，擴大家庭相對減少：陳寬政等（一九八九）的研究發現，台灣核心家戶在一九七三佔三四·五%，一九八〇增為三九·三%；擴大家戶在一九七三佔一五·九%，

一九八〇減為一三·五%，預期核心家戶的比重將於未來持續上漲。黃俊傑（一九九〇）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他指出受訪者有七六·三%是核心家庭，而他們的上一代只有二一·九%有此類型家庭。由此顯示核心家庭有與日俱增的傾向。同時，依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內政部統計處，一九九二），台灣地區每戶平均人口數也在遞減之中，一九五六為五·六七人，一九六六為五·五三人，一九七〇為四·八二人，一九九〇為四·八一人。

（二）子女與父母同住的比例降低，老人獨居的情形增多：賴澤涵等（一九八五）的研究指出，在有父或母活著的家戶中，父母獨居的比例從一九七三年的二七%，增加為一九八〇年的三〇%。齊力（一九九〇）的研究也指出，台灣地區育齡夫妻與父母同住的情形，一九七六佔五九·六三%，一九七三佔五六·八二%，一九八〇佔五〇·八四%，一九八六佔四一·三五%；同時，不論有無已婚兄弟，育齡夫妻與父母同住的比例都在降低。至於最近的情形，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台灣地區老人狀況調查報告」（一九九二），從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一，六十五歲以上老人獨居的比例依序為11.58%，11.49%，13.73%，12.90%，14.52%，與子女同住的比例則依

序為70.24%，70.97%，67.88%，65.65%，62.93%，顯示老人獨居比例有增多、與子女同住比例有減少的傾向。

（三）家庭結構的權力核心由父母轉向子女：根據齊力（一九九〇）的研究，由父母即使還在世，結了婚的兄弟與父母同住的比例在歷次調查中急速下降的情形顯示，時至今日，父母的權威已隨著家庭變遷而逐漸消逝，逐漸失去了凝聚家族的號召力和權威。賴澤涵（一九八五）在「三十年來我國家庭權力結構之變遷」的研究中，更具體指出，父權在兒女命名、婚姻及擇業上已不同於傳統。例如戶長自己為子女命名佔五八%，兒女婚姻由家長之命而結合者只佔二〇%，子女不再繼續父親職業的佔七四·五%。這些情況似可代表傳統上父母權威的衰落，繼而起的是子女的獨立和自主。

（四）單親家庭及其它特殊型態的家庭日漸增多：根據徐良熙等（一九八四）的研究，台灣在一九八三年有八·〇九%的家庭是屬於單親家庭，並且預測在工業化和都市化程度增加後，家庭結構的變遷加劇，將產生越來越多的單親家庭，而它們所遭遇的困難也將越嚴重。黃俊傑（一九九〇）的研究似乎證實了前項研究的預測，黃氏從樣本中發現九·二%的家庭是單親家

庭。雖然兩者的樣本不同，但在統計上單親家庭確已日漸增多。此外，齊力的研究還發現在台灣家庭結構變遷中已經出現與岳父母同住的家庭(Uxorilocal Family)、輪伙頭家庭(Meal Rotation Family)等特殊型態的家庭結構。據此申言，將來也可能出現養親家庭(step family)、通勤家庭(commuter family)、同性戀家庭(homosexual family)。

不過，平情而論，從種種跡象顯示，台灣家庭結構雖然經過某種程度的變遷，但它的變遷是漸進的，不是家庭革命；它的結構轉趨多元化和民主化，但似乎還不致於惡化或腐化。

#### 四、轉型的需求

社會變遷的後果，無論變好或變壞，都已改變了原有的狀態，而有重新調適的需求。因此，台灣家庭結構轉型為多元化和民主化之後，也必然產出許多的需求。其中與維護家庭生活圓滿相關的需求，主要有四：

(一)對家庭政策的調整：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台灣原有的家庭型態之間的比重互有消漲，而且轉向多元化，因此各有不同的福利需求，政府有必要適時調整家庭政策，以確保家庭的福利功能不受社會變遷的衝擊而瓦解。

未來的家庭政策至少应包括三個方向：

(1) 針對核心家庭及老人獨居的持續增加，積極研訂相關的家庭服務措施。

(2) 參考聯合國一九九四年國際家庭年的中心議題「在社會的核心建立最微小的民主體」(Building the smallest democracy at the heart of society)，作為家庭追求的目標，以因應台灣家庭權力結構民主化的變遷。

(3) 在家庭照顧之外，發展社區照顧，為兒童、少年、婦女、老人和殘障者等弱勢成員提供必要的服務。

(二) 對獨居老人的照顧服務：老年父母獨居的比例增加，意味著傳統居住安排的基本原則已經動搖。因此，我們有必要加強獨居老人的福利服務。其重點：

(1) 老人福利必須著重於獨居老人的照顧，且以這些老人為主要服務對象，而這些老年人最迫切需要的則是健康和經濟方面的基本福利需求。(詹火生，一九八九)

(2) 有相當比例的老人認為父母和子女同住是理想的家庭型態，可以考量針對此種需求，在國宅政策上給予優待。(伊慶春，一九八五)

(3) 對於孤苦無依的老人，可輔導其進住公自費安養機構，但必需注意老人的生活方式要合乎家庭生活情調，或提供老人生活補助費讓其居家

安養。

(三) 對單親家庭的關懷：單親家庭增多是台灣家庭結構變遷的一個重要趨向，台灣的單親家庭大多由離婚、分居、遺棄、喪偶或未婚懷孕所造成，多半是女性當家，但她們不善於謀生，是淪為貧窮風險較高的一群。(張清富，一九九二)因此，有必要給予較多的關懷：

(1) 單親家庭大都有需要一份適當的工作和收入，以維持家計和扶養小孩，所以在就業服務時允宜優予考量，使其能樂業安居。

(2) 可參考歐美的失依兒童家庭扶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的福利政策，提供單親家庭兒童津貼，以補助其經濟需求。

(3) 加強單親家庭的親職教育及子職教育，以因應單親父母和子女有關教養、角色認同和安全感的需求。

(四) 對家庭服務網絡的建構：隨著家庭結構的不斷變遷，家人相聚的時間可能減少，人際關係可能轉弱，未來的家庭可能遭遇更多適應上的困擾，而需要各種家庭服務的協助。可惜，目前的情況是：資源很多，但訊息有欠通暢；許多父母想以身作則，但不知如何做。所以有必要整合相關資源，建立家庭服務網絡：

(1)負責學校教育、家庭諮商協談、家庭診斷治療的機構，相互連線和轉介。

(2)負責家庭教育服務、家庭諮商協談、家庭診斷治療的機構，相互連線和轉介。

(3)分區建立家庭服務資源庫，設置聯合家庭服務中心。

不論如何，台灣在家庭結構轉型過程中，如何維護家庭生活的圓滿，使人生各階段和生活各層面都能得到家庭照顧，這是最重要的轉型需求。

## 五、結語

變遷是社會的必然現象，社會結構如此，家庭結構亦然。易經的道理就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台灣地區的家庭結構，受到人口生態的變化、都市化壓力的銳化和同住意願的轉化等因素的影響，已經產生了一些變遷：在家庭型態上，核心家庭增多，擴大家庭減少，並且衍生出單親家庭和許多特殊的家庭型態；在居住型態上，子女與父母同住減少，老人獨居增多；在權力結構上，父母權威性衰落，子女自主性提高。為因應此種變遷，我們有必要對家庭政策、獨居老人、單親家庭和相關的服務網絡謀求改進之道，庶幾營造一個合適的家庭生活環境，使每一家庭成員

都能滿足需求，進而穩定社會，發展國力。

總之，社會結構在變，社會思潮也在變，台灣的家庭結構也應該以變應變，設法滿足家庭結構轉型的多元需求。

## 參考文獻

伊慶春（一九八五），「台灣地區不同家庭型態的偏好及其含意」，台大社會學刊，十七：一一—十四。

徐良熙、林忠正（一九八四），「家庭結構與社會變遷——中美單親家庭之比較」，中國社會學刊，八：一一—二十二。

黃俊傑（一九九〇），「台灣家庭型態的變遷——以新莊市為例」，台大社會學刊，二十：一〇七—一四一。

陳秉璋（一九八四），「從轉型期社會的面向試分析台灣經濟所面臨的重大經社問題」，政大社會學報，一九、二〇：十五。

陳寬政、涂肇慶、林益厚（一九八九），「台灣地區的家戶組成及其變遷」，見伊慶春、朱瑞玲主編，台灣社會現象的分析，中研院，三一—三三五。

張清富（一九九二），「貧窮變遷與家庭結構」，婦女與兩性學刊，三：四十一—

五十八。

詹火生（一九八九），「台北都會地區老人的福利需求與家庭結構間關係之研究」，見伊慶春、朱瑞玲主編前揭書，五十七—八十七。

賴澤涵、陳寬政（一九八四），「台灣的社會變遷與家庭制度」，見行政院研考會編，加強家庭教育促進社會和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十六—四十二。

齊力（一九九〇），「台灣地區近二十年來家戶核心化趨勢之研究」，台大社會學刊，二十：四十一—八十三。

Eshleman, J. R. (1991), *The Family: An Introduction*. Boston: Allyn & Bacon. Moore, W. E. (1974), *Social Change*,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Smelser, N. J. (1989), *Sociology*, N. Y.: Free Press.

Zimmerman, S. I. (1992), *Family Policies and Family Well-being*, London: Sage. (本文曾於八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內政部、聯合報、救國團合辦之「家庭與社會變遷研討會」中宣讀，作者現任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教授)